

古老的节气智慧 在清明，读懂

○ 叶正尹

清明的清晨，路过村口那棵老桐树，我停住了脚步。前几日照过还是光秃秃的枝丫，此刻竟缀满了淡粉色花朵，像无数只小喇叭，静静地对着天空吹奏。一位老人从树下走过，抬头看了看，自言自语道：“桐花开，清明到，该种瓜豆了。”他并不知道，自己说出的是流传了千年的物候密码。

古人把清明十五天细细分成三候，每候五天。第一候名为“桐始华”，说的正是眼前这番光景。

正清明 梨花风起

○ 胡芝芹

当暖阳与春风唤醒层林，梨花似雪簇拥枝头时，清明便如约而至。

记得小时候，清明这一天，奶奶把早已备好的祭品放进竹篮里，弟弟们抢着拎上竹篮，跟着爷爷和父亲去祭祖，而我则要留在家做家务。奶奶嘴里一边叨念着“清明前后，种瓜种豆”，一边迈着小脚，提来一小袋黄豆，教我拣豆粒。“当种子的豆粒，必须个大完整，你把瘪的、坏的都挑出来扔掉，过几天就要拿去下种了。”她一边说，一边示范给我看。我坐在小板凳上，抱着盛豆子的簸箕，把不合格的挑出来，随手抛出去。很快就引来家里的一群芦花鸡，它们聚在我面前，咕咕地叫着，争先恐后地抢我丢的豆粒，看着它们那副馋样，我觉得有趣，挑的速度也快了许多。

上学后再次认识清明，是背诵杜牧的《清明》。彼时的我，还不能理解诗中的怅惘情绪，唯对“借

在匆忙的城市生活中，时间被切割成小时与分钟；而在祖先的眼中，时间是以花开为刻度、以鸟鸣为信号的。桃李争春时他们不急，因为他们知道，属于桐花的时刻还在路上。这份等待的耐心，是何等奢侈的从容。

到了清明第二候，田野里的老鼠渐渐少了，鹤鹑一类的小鸟多了起来，这被称作“田鼠化为鴽”。古人看见的是“转化”，是万物形态的更迭而非消失。清明节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氛围在我心头浮现：扫墓时纸灰飞作白蝶，踏青时游人笑逐颜开。哀与乐同时存在，宛若田鼠与鴽，看似不同，却是同一片土地上生命的两种样貌。

有一年在故乡扫墓，见隔壁坟前，一家老小祭拜完毕，围坐在墓旁草地上，听长辈讲述先人往事。我有些诧异，那位长辈却说：“先人在世时最喜欢热闹，咱们在这儿说说他们的事，他们听着高兴。”那一刻，“化为”的深意在我心头豁然开朗。逝者并未离去，春风里的一声鸟鸣是他们，后代脸上的笑容也是他们，就这样陪着我们，走在清明的田野上。

第三候叫“虹始见”。清明多雨，雨霁云轻，日光穿云，彩虹横

问酒家何处有？牧童遥指杏花村”感兴趣，想象着牧童吹奏的悠扬笛声、杏花掩映村落的景致，美好填充了大半个脑子。直到升入初中，我才把清明和“沉痛”挂钩。那个清明，老师带领我们去给镇里的烈士扫墓。一群乡野的孩子，踏出校门便天性难抑，撒欢般奔向目的地。田垄间返青的麦苗闪着新绿，对于我们早已不足为奇，唯有“烈士”与“扫墓”二字，似一记小锤敲在我们懵懂的心上。来到烈士的墓地，大家站在墓碑的前方，从东、南、西三个方向排成队列，面向墓碑，听老师和学生代表致辞，我们感动于烈士献出了年轻的生命，恭恭敬敬地鞠躬、敬献花圈。那一刻，我的心中充满了对烈士的仰慕和怀念，也立下了努力学习、报效祖国的坚定志向。

彼时的我，还不能深切领会“路上行人欲断魂”究竟是何种沉味。待到年岁渐长，亲人离去，才真正读懂了清明的另一重内涵。我的父母相继过世，每年的清明节祭祖，是我必须做的事，也是我被痛苦和遗憾狠命撕扯的一天。给父母带一束素洁的鲜花和几样他们爱吃的糕点，坐在墓碑旁，跟他们唠唠家常，冥冥中，似乎父母还在身边。扫墓的日子，我愿意一个人独往。因为只有这样，才能真正地敞开心扉，和父母随心交流。总觉得大家一块浩浩荡荡扫墓时，更多的是在完成一场仪式，而一个人默默面对墓碑，才能让思念的泪

编者按 又是一年清明时。作为中国传统节日之一，清明既藏着时序更替的自然韵律，更饱含着慎终追远的人文内涵。在这个特殊的日子，我们或踏青寻春，感受草木萌发的生机；或追思怀远，在缅怀中汲取前行的力量。有人将思念寄予一炷心香，有人将乡愁藏进一抔故土，也有人在这个时节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。本期专版，我们邀您一同走进几位作者笔下的清明。在这些文字里，有对逝去亲人的深情追忆，有对故土家园的眷恋回望，也有对春日光景的细腻描摹。愿这些真挚的文字，能陪伴您度过一个既有温度、又有深度的清明节。

母亲的青团

○ 叶艳霞

清明一天天地近了，街边卖青团的小摊渐渐多了起来。超市的冷柜里，一盒盒青团码得齐整，碧绿油亮，口味有豆沙、蛋黄肉松，应有尽有。我买过一回，拆开咬下去，又软又甜，却总觉得少了些什么。那缺失的一角，大概就是母亲的味道。

记忆里的清明，总是从母亲挎着竹篮走向田埂开始的。她认得哪一种艾草最香、最嫩，手指轻轻一掐，青草的汁液就染绿了指尖。我跟在后头，看她弯腰、辨认、采摘，仿佛在完成一件庄严的事情。空气里弥漫着艾草特有的、略带药味的清香，母亲回过头说：“做青团啊，艾草得赶在清明前掐，这时候最嫩，苦味也轻。”

采回来的艾草，要在石臼里捣烂。母亲双手握着木杵，一起一落，“咚、咚、咚”，那声音沉闷而有节奏，从厨房里传出来，宛若春天的鼓点。碧绿的汁液与糯米粉渐渐融合，经过她一遍遍揉搓，最终变成一个光滑的、翡翠般温润的面团。她的手掌沾满了粉，额头上沁出细汗，可神情是那样专注、满足。那时只知好吃，哪里懂得母亲弯腰一上午的辛苦。

每逢包青团，母亲总是坐在灶台边的小凳上。揪一小块面团，在掌心按扁，舀一勺自家熬的豆沙，虎口轻轻一收，一个圆滚滚的青团便落在掌心。粽叶是早就洗净剪好的，母亲把包好的青团轻轻放上去，一个挨着一个，圆润润的，恰似刚从田埂上摘下来的一把春色。我们兄妹几个围在旁边，眼巴巴地看着，母亲就笑：“别急，熟了第一个给你们尝。”

灶膛里柴火正旺，大锅的水咕嘟咕嘟地开着。蒸笼盖掀开的那一瞬间，白茫茫的热气腾空而起，模糊了母亲的半张脸。等热气散开，一个个青团油绿如玉，胖乎乎地卧在粽叶上。母亲用筷子夹起一个，吹了又吹，递到我嘴边。滚烫的、软糯的，带着清香和甜意的味道，我瞬间就记住了，一辈子也忘不了。

放假前一天，跟母亲视频通话，她在那头有些抱歉地说：“今年就买几个吃吃算了，做不动了。”我嘴上说着没事，心里却泛起一阵酸涩。看着屏幕里那双曾经无比灵巧的手，我的思绪瞬间被拉回当年——就是这双手，包出一个个圆滚滚的青团，再吹了吹热气，递到我嘴边。而如今，这双手却连揉面都费力了。那一刻我才意识到，母亲是真的老了。

放下手机后，心里一直想着母亲说的话，忽然就生出一个念头，学着母亲的样子，自己也做一次。打电话问她步骤，她在电话那头又惊又喜，絮絮叨叨地交代着，艾草要焯几遍水，粉要揉到什么程度，火候要怎么掌握。我一边听一边记，比小学生还要认真。

第一锅青团出锅的时候，模样虽不如母亲做得周正，但热气腾腾，清香如故。我掏出手机，给母亲拨去视频。她在那头凑近了看，说：“行，像个样子了。”顿了顿，又补一句：“做得不差。”

我夹起一个，对着镜头咬下去。那味道，和记忆里母亲做的不尽相同，却又那样熟悉。原来，母亲传给我的，不止一道点心的做法，更是她那一辈子把寻常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的那份心。从此以后，只要清明的风一起，我就能亲手做出春天的味道。母亲的那份心，也就这样，一年一年地传下去了。

空。我在陵园里遇见过一位守墓老人，他说自己在这里守了三十多年，每年清明都会盯着雨后的天空看。“要是出了虹，就觉得是老天爷在安慰人，哭得再伤心，看见彩虹心里也会软一些。”虹需要阳光和雨滴同时存在才能显现，缺一不可。虹如此，人生何尝不是如此。哀伤与幸福交织的时刻，往往最让人难忘。

从桐花初放到彩虹出现，不过十五天的时间。古人用这样精微的方式，丈量着春天的脚步，也丈量着人心的起伏。该哀伤时可以哀伤，但哀伤之后会有彩虹；该等待时要耐心等待，桐花总会在该开的时候开。这不只是一种对自然的观察，更是一种对生命的安顿。

离开时又经过那棵桐树，回头望去，花朵在微风里轻轻摇曳。千年前写下“桐始华”的人，或许也曾这样站在树下，久久地望着。时间过去了很久，桐花却还是那朵桐花，清明也还是那个清明。而我们这些现代人，若能停下匆忙的脚步，抬头看一眼花开，等一场雨后的彩虹，也算读懂了这份古老的节气智慧。万物皆有定时，而人在这时序更替中生生不息。

水恣意喷涌，任缅怀的情感汨汨流淌。

随着岁月的流逝，我渐渐看淡了人生的衰亡这一自然规律，也开始更理性地看待“清明”。作为一名教师，我把清明节的意义讲给学生听：它兼具自然节气与人文节日的双重内涵——既包含了丰富的农耕智慧，也是中华民族祭祖感恩、亲近自然、传承文化与感悟生命的重要传统节日。我会带学生们祭奠英烈，也带他们踏青赏春，认识大自然。记得有个学生曾告诉我：“老师，我原来以为清明只是祭祖的日子呢，通过参加活动，我很感恩先辈的奉献，也启发我去思考生命的意义与价值。”可见，孩子们不再局限于一个节日，而是在品读一种文化，思想上有了升华。

今时，清明祭祖的活动也较之前有了改变。为了保护环境，我们不再倡导点香烧纸祭奠，而是以鲜花或绢花代替，或是通过植树祭扫、踏青遥祭、网络祭扫、集体共祭、家庭追思会等文明低碳的祭扫方式，表达我们对亲人的哀思。

清明时节，梨花风起，春和景明。父亲当年栽在院里的梨树，已是瓣舞清风、蕊吐清芬了。今年，我要剪几枝淡雅梨花，带去坟前。

清明，从来不只是思念，更是在这万物生长的时节，记取来路，珍惜当下，不负这一年一度好春光。

